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卷

○詞林 【翰林權重】內閣輔臣俱系職詞林，至今上任視事仍在翰院，凡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，人謂詞臣偏重為非，是未知太祖時故事也。洪武十四年十月，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，從翰林春坊會擬平允，然後覆奏論決，是生殺大事，主於詞臣矣。至十二月，又命翰林編修檢典典籍、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考駁諸司奏啟以聞，如平允則序銜曰「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」，列名書之以進，則唐、宋平章參政之任又兼之矣。十五廢四輔官，遂設華蓋等殿閣大學士，以邵質等為之，二十三年，止稱學士，而任事如故也；唯建文不設學士，而永樂仍為殿閣大學士，秩本尊於史官坊局，安得不司禁密之寄，議者紛紛，正未考夫典故耳。

【選庶吉士之始】今會試後考選庶吉士，人謂始於文皇帝永樂甲申科取二十八人，以應列宿，相傳已久，而竟不然。自太祖洪武四年開科取士，至六年癸丑，又當會試，詔命罷之，特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、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授翰林院編修，命贊善大夫宋濂、桂彥良等教習，此即選考庶常權輿於此矣。至十八年乙丑科，而一甲三名丁顯、練子寧、黃子澄俱授翰林院修撰，此鼎甲得詞林之始也。是科即有庶吉士楊靖者，試事於吏科，尋出使還，即升戶部侍郎，則選考庶常，似是此年創始；然讀大誥又載承敕庶吉士廖孟瞻，以受賊誅，事在十八年，則不始於乙丑矣。又《徐孟昭傳》云：孟昭舉洪武乙丑進士，拜江西道監察御史，人為禮科庶吉士。其傳為梁用之所作。又戶部尚書追封湯溪伯郭資，亦乙丑科翰林庶吉士；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縉亦為中書庶吉士，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，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，一甲曾榮、周述、周孟簡三人俱授修撰，又選楊相等二十八人為吉士，並挨宿周忱為二十九人耳，向來紀述者殊未核。

按，洪武十八年狀元有云花綸者，則見《永平志》；有云鄧偉奇為榜眼者，見《楚紀》；是科會元有云黃子澄者，有云鄧偉奇者，俱未知孰是。

【遍歷四衙門】今世呼翰林、吏部、科、道，為四衙門，以其極清華之選也，然未有遍歷之者。本朝唯江西樂平人徐旭，字孟昭，登洪武十八年乙丑進士，授河南道御史，人為禮科給事中，以忤旨降涿州訓導，進鳳陽教諭，擢安王府紀善，以薦者升知州，又入直史館，出為吏部考功員外郎，太宗入紹，升郎中，預修《太祖實錄》，升國子祭酒，降雲南參議，改翰林修撰，命修《永樂大典》，未幾卒。蓋於四衙門美官無所不歷，又再為教官，一出曳裾，一典方州，一參方面，且曾正大司成之位，三領著作之任。晚終於六品史官，於法不得恤，乃文皇遭禮部主事端禮禮祭，又命官給槨以殮，恩禮始終，亦異矣。

一云旭為永樂四年丙戌會試同考，卒於闈中。

【勝國詞臣出使】太祖定天下，以元故詞臣危素、周伯琦輩不能殉節，薄之，俱廢置不終，所以歡事君也。然有極異者，如翰林侍讀張以寧，登元泰定丁卯進士，任黃岩州判官，再升六合知縣，又教諭淮南，再徵國子助教，累入翰林，蓋食其祿者四十餘年。至明興，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國主，未至，王卒，國人請立世子，以寧不從，復請命於朝，乃許之，上以其奉使不辱，御制詩八篇賜之，其寵異如此。按，以寧祖名留孫，元禮部尚書，父一清，參知政事，為元世臣，不宜遽忘其恩也。又羅復俊仁者，為偽漢陳友諒翰林編修，太祖取九江歸附，以為國子助教，遣說友諒子陳理於武昌，降之，又使山西諭降擴廓帖木兒，遷翰林編修，又使安南不受饋遺，上嘉之，拜弘文館學士，以其樸野，呼老實羅而不名，乞致仕歸，賜以大布衣，題其上曰：「性雖粗率，忠直可嘉，賜汝布衣，放歸田里。」復召至京，上憐其老，遣還，賜以玉帶及鐵杖裘馬食具，其被眷又十倍以寧，有非宋金華、陶當塗所敢望者。豈以二人雖仕兩國，不及危、周之顯貴耶？抑以出使時有口舌之勞也？是未可測。

【詞林中舍互改】翰林著作之庭中，中書絲綸所出，古來並重，至我國初猶然。如洪武間朱孟辨以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，至永樂間黃淮以中書舍人，召入翰林備顧問，尋命入內閣掌制誥升編修；庶吉士張益授中書舍人、升左評事，俱仍於翰林院供職；姚友直以中書舍人升太子洗馬，而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書舍人，高即轉春坊司直郎；宣德間朱祚以詞賦授中書舍人升翰林修撰，教內官書；景泰元年，中書舍人陳學等四人俱升翰林編修，仍於內閣書辦，蓋當時以為恒典。自舍人之有胄子而任漸輕，其後雜流貲郎一概混拜兩房兩殿充塞，且負甲科筮仕授此官者，必別標署以自異矣。然翰林之猥雜，在唐尤甚，如畫工、棋博士、茶酒司之屬，咸得待詔翰林，猶今日中書科薰蕕玉石之無別也，必如國初故事，始不失兩制遺意云。

【鼎甲同為庶常】國初選庶吉士，不獨諸進士也，亦不獨新科也，如永樂甲申科，則一甲曾榮等三人，楊相等廿五人，為廿八宿，而以周忱為挨宿。宣德三年戊申，將立太子，上欲選賢才備官寮，上出題親試，為諸葛孔明可興禮樂論，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人，比永樂二十八宿例，則有官者不列宿中矣。時狀元馬愉仍為選首，而以所為二十八人者，正史及紀載諸書俱不載姓名，今無可考。唯是宣宗在御十年，凡三開科，宣德二年為丁未，僅留邢恭一人為庶吉士，以譯字得第，因留之，是年所得吉士，又有蕭鑑，共二人而已；五年為庚戌科，命大學士楊士奇等選薩奇等八人為庶吉士，上親試用人何以得其力論，命侍讀學士王直為之師，給房舍酒饌如永樂例；至八年為癸丑科，是年三月命禮部尚書胡濙等選新進士尹昌等六員，上命改庶吉士，同薩琦等進學，賜賚亦如永樂例，仍命王直督之，三月一考其文。本年十一月，又命尚書蹇義等選前科之後，並癸丑新科得徐理等十三人為庶吉士，同薩琦等於翰林進學，仍以王直訓督，而楊榮考校之；本月之己酉日，上又謂吏部尚書郭璉曰：「在外庶官，亦必有文學可取者，朕欲得其人用之，命卿選擇。」明日，璉即引六十八人入奏，上命楊士奇等試於庭，得知縣孔友諒、進士胡端慎、廖莊、宋璉，教諭黃純、徐唯超，訓導婁升等共七人，上命改進士為吉士，同黃純等歷事六科以備用。則是年凡三試庶常，外吏教官亦列其中，若孔友諒者，為永樂戊戌科吉士授知縣以出，已十八年，又入為庶常，尤為奇事，而丁未、庚戌兩科，尚讀書未散館也。至九年甲寅三月，上命行在翰林修撰馬愉、陳詢、林震、曹鼎，編修林文、龔琦、鍾復、趙恢，大理寺左評事張益開、庶吉士薩琦、何瑄、鄭建、江淵、李紹、姜洪、徐理、林補、賴世隆、潘洪、尹昌、黃纘、方熙、許南傑、吳節、葉錫、王玉、劉實、虞英、趙智、陳金、王振、遼端、黃回、祖傳綱、蕭鑑、陳惠、陳睿三十七人，於文淵閣進學，至是召入左順門試之，上親第高下，賜賚有差，以少詹兼讀學王直有訓勵勞，賜鈔千貫，其前修撰四員馬、林、曹三人俱丁未庚戌癸丑狀元，陳詢者則永樂戊戌庶常，至是已十七年老詞臣矣，編修四人亦皆鼎甲，乃與廷評吉士同業同考，俱異典也。未幾，宣宗升遐，三科吉士皆不及授官，至正統而始拜職云。前所記蕭鑑、景泰拜相，而史竟不云曾為吉士，鑑本傳中云：宣宗選蕭鑑等二十人入館，改庶常讀書，則當時癸丑散館又不止三次。又庚戌科趙忠為吾邑人，亦選吉士，而史不載，以上見各家記述中者，什僅得一二，修史之魯莽，罪不勝誅矣。至景泰二年辛未，選吳匯等二十五人與狀元柯潛等三人，共二十八人，如永樂甲申之制，始盡復舊規，皆讀書東閣中，不別立館司，不出居外署，唯命閣臣教習考試，其制特為隆重云。若鼎甲之不同庶常習學，未知起於何科，至隆慶五年，閣臣高拱等建白，始同諸吉士讀書為辛未科云。

王文端自丁未至正統丙辰四科為吉士教習，自癸丑、丙辰、己未連三科為會試主考，俱本朝所無。

【庶吉士失載】今詞臣典故及弇州別集，載永樂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，其實二十人，如高舉授行在刑科，劉俊授行在兵科，王璉、何志、曾泉、萬頃、木訥、張觀、沈善、周安、劉潛、李敬、盧璟、晏鐸俱御史，則二書所失載者。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，授晉府奉祠，宣德間坐晉事波累腐刑，後改郟府典寶，景皇自郟邸入繼，升內官監太監。子凱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，授科吏都給事中，尋夭，敬以景泰四年乞省墓，上敕賜及墓祭，更賜詩以寵其行，又二年卒。關中喬景叔世寧為敬作傳，備載其事。此在詞林典故諱之亦可，弇州失記，豈未見喬傳耶？

永樂甲辰吉士，予向亦只記六名。

【醫官再領著作】太醫院御醫趙友同，字彥如，大臣薦其文學，時文皇帝方修《永樂大典》，用為副總裁，後修五經四書、性

理諸大全，又用為纂修官，其職實詞林妙選，而銜仍方技雜流也。始彥如為宋景濂弟子，初用胡祭酒薦，拜華亭訓導，曾主浙江鄉試，滿九載當升，以少師姚廣孝言其知醫，遂得此官，因而留京師充纂修。又有薦其知水利者，命從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江南，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。不幸以醫見知，不及為文學近臣，終老異途，可慨也。

【吉士寫佛經】成化間太監王敬奉敕至江南，多所徵索，至令生員抄寫佛經，為蘇州諸生所噪逐，時太宰陸全卿以青衿為之倡，以此知名，然文皇朝有故事，不特役諸生已也。永樂辛丑，翰林吉士高穀寫經於海邱寺，遇雨，徒跣奔歸，有見而憐之者，欲為丐免，穀不可，曰：「盍語當路概行禁寫，所全者不更不乎？」穀以乙未科改庶常，至是且七年矣，久次拜中書舍人，以考滿改編修。蓋國初內外制並重，尚如唐宋例也。是時三楊在閣，稱一時極盛，而主上嗜好不敢諫止，則帝師哈立麻輩為之崇也。

【進士授史官】自來進士竟授史官者，國初不必論，唯正統四年己未科錢文浦以教習內侍，得直拜檢討，後雖通顯，終以結交內臣王倫，擅草英宗遺詔，謫順德知縣，後顯，再起至南太宰，僅得下謫，其生平不為正人所許。正德三年戊辰科焦黃中以二甲第一名、胡纘宗以三甲第一名俱奉旨傳授檢討，此出逆瑾私意，焦不足言，胡故材臣，坐是謫州判，後歷中丞，為仇家王聯所訐，下獄幾死，得戍。此後則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閣，用庚戌科進士六人為檢討侍講讀，各喧置於吏部堂，尚書耿裕奏知為首充軍，余降為吏。世宗朝景王出閣，用進士二人為講讀，亦改史官，隨封之國，俱改長史，其後景恭王薨逝，始得他官，其喜若登仙，然皆不振。若今上初年，以潞邸出閣，亦改進士徐聯芳、董樾為檢討，閣臣奏准待九年考滿，得升參議，至王之國別選他官為藩僚以行，二人始肯就職，後皆轉參藩以出，然而終不顯。今福藩講讀，仍修故事，侍講讀者得方面去矣，意者他日能大用，豁諸公蒙氣也。袁宗皋者亦弘治庚戌進士，不由翰林，竟授興府長史，隨獻王之國。世宗龍飛入相，卒於位。

【正統戊辰庶常】正統十三年選庶常三十人，內山西五人，山東四人，北直六人，河南三人，陝西三人，四川五人，南直三人，俱江北，而浙、福、湖廣、江西四大省，南直隸之江南，以至兩廣、雲貴，俱無一人焉，最為怪事。時首揆為曹文忠痛，其弟鼎即為庶常第二人，次揆陳循江西泰和人，冢宰王直與之同邑，何以皆不為桑梓出一語也？第十名李泰者，為司禮太監永昌嗣子，竟不為本生母治喪，遂為玉堂之玷。其時開館教習，俱非詞林尊官，先為侍讀習嘉言、侍講王一寧，編修趙恢，繼之者侍講劉鉉、修撰王振，（即王恂，後以權璫同名改焉）。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升人，尤為異，後又得為國子祭酒。

是科三十吉士，散館時萬安留為編修，李本留為檢討，俱四川人，劉吉、李泰留為編修，俱北直隸人，其廿六人俱出為科道部寺，至李寬又為行人司正，亦奇。

按，是年會試同考官，一教授二教諭一訓導，俱貢士；四書題《論語》居二，《中庸》居一，而無《孟子》；廷試讀卷官例用正途大臣，而用戶部左侍郎奈亨，系吏員，太常少卿程南雲，系習字人，俱為創見；又印卷官禮部儀制司主事八通，其姓甚稀，想降夷也。

【武弁保留詞臣】成化以前，大小臣工奪其情者固多，然多出自聖眷，或心欲留而資綠中旨得之，猶為有說。唯正統十三年八月，翰林修撰許彬聞父喪當守制，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昌英，疏彬方譯寫夷字，今外夷朝貢，番文填委，乞命奪情。上允之。按，彬以永樂乙未庶常起家，從檢討升修撰，即雲譯字，固詞臣也，武弁安敢留之？彬亦不以為恥，即顏面不去，舉朝無一人非之，蓋四維已絕，三綱將廢，宜次年即有土木大變。但天順初元，彬遂入相，殘而得謚襄敏，斯為異矣。

【檢討掌翰林院】王積者，江西泰和縣人，吏部尚書王文端直次子也，以布衣薦授本縣訓導，升南京國子博士，再升翰林檢討署監丞事，三年考滿入京，適南京翰林學士邢寬卒，吏部奏以積舊職掌南院，又三年丁母憂卒於家。以布衣入翰林，一異也；以檢討從七品史館，而握詞林篆，二異也；邢起家狀元，而積布衣繼之，三異也；其推掌院印時，時文端公方為冢宰在事，而子膺異數不一引嫌，四異也；天順改元，舊臣誅逐殆盡，文端亦革少傅致仕，時積在南院，亦無人指摘之，五異也。蓋文端重望，非有私於子，而時猶淳樸，言事者亦未嘗有穿鑿搜抉之習，遂無物色及之者。

【詞林單名】後漢人無複名，向以為王莽禁之，然而無據，況有馬日磾諸人則仍複名也。自魏晉後漸不復然，至五胡盜中原，胡名遂有三四字者。本朝唯正統十年六相單名，景帝即位，五相俱單名，以為異；至英宗復辟，凡六相，徐有貞以首揆去，其五相又皆單名，不先不後，同居內閣，已為異矣；若永樂王辰一甲馬鐸等三人，吉士蔣禮等十七人，景泰甲戌科一甲孫賢等三人，吉士吳璿等十八人，俱單名，無二字者，是雖偶然，亦史冊僅見；正統戊辰科一甲彭時等、庶吉士萬安等，共三十三人，止白行順一人複名，亦奇。

【改名被疑】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。本朝景泰中，翰林編修王振因與內宦同名，土木之變改為王恂。成化中，編修王臣因有奸人與之同名伏法，請改名舜功，上不許也。嘉靖間，刑科徐學詩以劾嚴分宜罷去，時徐宗伯太宰為禮部郎，姓名與之同，乃改詩為謨，後致位通顯，亦有譏之者，宗伯辨白良苦，時人疑信猶相半也。名為父所命，苟非犯君父諱及同奸惡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輕改，若徐公即非媚灶，亦多此一事矣。

【翰林升轉之速】本朝遷官，故事，必九年方升二級，他官猶內外互轉，唯詞臣不離本局，確守此制，以故有積薪之嘆。凡九年滿者，若檢討止升修撰，若編修止升侍讀侍講，皆仍為史官，唯修撰九年得升中允，而侍讀侍講再升得為學士，否則宮庶及左右春坊大學士，然而不恆有也。蓋祖宗朝，凡宮僚俱以大臣兼領，無專拜者，以故成化三年左諭德黎淳以《英宗實錄》成升左庶子，引故事力辭，雖其意欲得翰林光學，不願久處坊局，其持論則未嘗謬也。近日詞臣升轉俱拜為宮僚，檢討一轉即為贊善，編修一轉即為中允，講讀之官遂廢不設。至於春坊大學士，則自楊新都而後無一人除者，蓋以名稱與閣臣相亂，猶為有說，若光學士則自嘉靖末年張蒲州特拜，駭為奇事，今遂絕響，但為大宗伯兼官而已。此官雖清華極選要，當視其人稱否，不宜竟虛其位。

詞林極重五品，凡三考始得之，蓋已二十七年矣。隆慶以前皆然。近年丁酉焦弱侯被謫，時已歷九年，特未考滿耳，竟以修撰外貶，而庚子顧開雍以編修主試北京，亦已九年，僅遷修撰入閣。二公皆鼎甲也，尚皆不敢踰越。近日庶常授史職，不數年即紛紛求轉，必得贊善、中允，即司業且厭薄之矣；坊局六品，不過一年即轉五品，蓋比嘉隆前輩，超之幾二十年云。

翰林當為三四品，而資稍淺者舊俱為太常卿及少卿，蓋以正詹及少詹為宮僚之長者，未欲輕授也。如今上之戊午年，劉和（字虞夔）以常少掌院，頃者己酉年，傅湯盤新德以常卿掌國子監，猶存此意也。近為庶子、論德者，俱竟轉少詹以至詹事，似薄容台清卿不屬居。不知祖宗朝石首楊文定、淳安商文毅、安福彭文憲輩俱以常卿少卿為輔臣也，亦可慨矣。

【翰林建言知名】詞林職在論思諷議，若面折廷諍，非其事也。唯成化初年，以上元宮中放燈事，編修章懋、黃仲昭、檢討莊昶，合疏力諫，俱謫外，時人名為翰林三諫。按，上元龍山，本祖宗故事，且兩宮在養，理宜娛侍，初非主上過舉，此疏似屬可已。至嘉靖初年，山西僉事、前給事中史道疏論元轉楊廷和漏網元兇，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為四等，擅定去留，給事中閻閱又劾楊以救史，遂與曹俱貶外，時人呼為翰林三杰。蓋三人俱乙丑科庶吉士，初求留為史官，廷和不許，以是切齒恨之。時御史鄭袞駁史曰：「廷和撥亂返正，足稱救時宰相，道指為元惡，且先揚聲邀人洗止，及補外而始發之，其心跡詭秘可見。」給事安磐駁曹曰：「本朝解縉以一人而議眾人，皆承君命命藻，未有無上命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。」二疏皆公論也。至嘉靖十九年，上偶疾不視朝，東宮官贊善羅洪先、司諫唐順之、校書趙時春以上免朝頗頻，各疏請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，受文武及朝觀官朝賀。上震怒曰：「朕宮中靜理，猶視庶事，今氣體未復，豈可不自愛？東宮目上視未愈，安得行步？朕疾未全平，遂欲儲貳臨朝，是必君父不能起者。」由是三人俱斥為民。是時上方靜攝，而東宮病更亟，上特旨停今年行刑，為太子祈安，佈告天下，豈宜復請臨朝，且睿齡亦止五歲耳。此等建白，直以唐順宗、宋光宗待主上矣，使在末年，必遭郭希顏之禍。蓋三公忠於國而不暇計其言之可行否也，時人高之，又呼為翰林三直言。以上詞臣皆以抗疏顯名，史道輩不足言，若章楓山與羅念庵等諸君子，亦未有肯綮，必如戊寅詞林諸公與江陵爭奪情，則斷無可訾矣。

成化初元，李文達奪情，編修陳音貽書力勸其終喪，繼而修撰羅倫遂露章攻之；戊寅詞林吳、趙二公劾江陵，而修撰沈君典亦

僅以書婉諷，其事與成化同。

【正德朝鼎甲庶常】武宗御極十八年放五科，凡鼎甲十五人，後來絕少大拜及為正卿者，唯辛未科之桂萼，丁丑科之夏言，辛巳科之張璠，俱以外僚入相，俱蒙世宗異眷，貴寵震天下。五科除戊辰傳奉八人外，四科又皆選庶常並首甲凡得九十六人，唯辛未張石首、辛巳張茶陵一參揆席，石首不一年以老病死，茶陵以不願效勞青詞為世宗所恨，入閣亦一年以悒鬱死，猶之乎不相也。一時詞林之厄至此，蓋運會使然耶？

按，正德戊辰科，詞林典故所記止得庶吉士焦黃中、胡纘宗、邵銳、黃芳、劉仁等五人，即弇州科試考亦如之。然胡纘宗墓志中尚有李志學等三人，則當時傳奉實八人也。此近代事，遂訛失至此，可嘆。

【庶常再讀書】舊例，吉士散館，各授詞林台省部郎等官，其選改而未經考校、以憂去服闋而至者，皆竟授他官，無留補史官之例，亦無再與新吉士同列之例。唯弘治十八年乙丑，庶吉士孫紹先憂歸，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，上命同今科吉士讀書，後授官檢討，前此未有也。至今上己丑科，庶吉士傅新德丁憂，壬辰年再至亦得與新科吉士入館考課，後亦授官檢討，自是丁艱者以為例，至今不改，然此後亦有改授科道者矣。孫、傅二君俱山西人，孫之再入館也，與焦黃中輩八人同事，說者以為黃中父芳為次揆，實主之；傅以十八歲發解捷捷，時次揆王太倉惜其才，故有此命，事雖同，而心之公私夙別矣。

【館選定製】自嘉靖十三年乙未館選後，遇丑、未則選，遇辰、戌則停，終世宗之朝，三十餘年遂為故事，其後丙辰、己未、壬戌連三科不選，至乙丑始復考耳。而穆宗御極二年為戊辰，以龍飛首科，特選三十人，至萬曆二年，雖首科亦不選矣，此後庚辰亦如之。至丙戌而次揆王太倉建議謂每科必有佳士，安見丑、未盛而辰戌衰，於是奏准但會試之後俱行館選，而木天濟濟，光前絕後矣。自張永嘉丙戌摧殘以來，至是恰周天，蓋運會固然，不第聖主之寬嚴異也。

【詞臣遷官】詞林雖號清華，然遷轉最遲，編檢歷俸須九年始轉，即已得五品，亦有至十餘年始得再轉者，前輩碑志可考。至嘉靖間登進稍速矣，唯乙丑科有十年而為宮坊者，說者謂高新鄭私其門生。然自癸丑後三科不選庶常，勢不得不驟轉，至戊辰仍復淹滯。曾記沈四明故相久滯七品，戲以詩寄同年王山陰相公云：「何勞赤眼望青毡，汝老編兮我老編。司業翩翩君莫羨，也曾陪點七年前。」夫司業雖小京堂，然詞林最厭薄之，以為嫁老女，乃至陪點後七年而積薪如故，較之近年速化者，不免書空咄咄矣。

【庶常授州縣】庶常授官外任，此永樂、宣德間本有定製時事，至有授王府典寶奉祠者，即紀善亦不易得也；至正德間，則資格大定久矣，乃六年辛未科，則山東武城人庶吉士王導，以中原流寇大亂，欲奉祖母避地江南，請改應天府教授，允之；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陽人王邦瑞，以丁憂去再來僅補廣德知州，此二科館選從無一人任外吏者，一則自請，一則直除，俱恬然蒞任，不聞有怨言。蓋前此正德三年戊辰科，有焦黃中等以傳奉為吉士，尋升編檢、侍講，宜有後人之退讓。其后王導歷官兵部尚書，贈太子少保，謚襄毅；邦瑞至吏部左侍郎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文定；而焦黃中等削籍，為士林不齒，然則躁靜果熟為得之耶？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館，盡授科道部屬，而李元揚等四人授知縣，則以張羅峰密疏謂皆故相費宏所植私人，不足作養；八年己丑吉士雖皆羅峰所取門生，然以會元唐順之等皆不附座師，故盡斥為主事，僅得二給事中、一御史、又二知州、一推官，此柄臣弄權，竊威福以鉗劫後進，非上意，亦非諸士退讓也。自此至今九十年，更無此事矣。萬曆己丑散館，吾浙有一吉士，當得禮部主事，心厭薄之，以情祈於太宰陸莊簡。陸同郡人也，甚不樂，謂吉士曰：「不佞往日從邑令轉刑部郎，得調春曹，自謂極清華之選，今已忝竊至此，安見台省之足慕耶？」吉士終以座師次揆許新安力授御史。自此至甲辰六科，散館遂無一人為郎署，而丁未黔人潘潤民授禮部，且以為創見矣。

【翰林一時外補】霍兀崖初拜少詹事，即上言用人之法，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，宜上自內閣以下，而史局俱出補外，其外寮不論舉貢，亦當人為史官，如太祖初制。其說亦可采，但時非開創，一旦更張，人所不習，故太宰廖紀力言其窒礙，上亦有隨時酌行之旨，蓋世宗亦心知霍說之難行耳。比張蘿峰入閣，因侍讀汪佃講書不愜上旨，今吏部調外，張因密揭，並他史臣不稱者改他官。首揆楊石淙附會其說而推廣之，上遂允行，既調汪府通判，而中允楊維聰、侍講崔桐等二十餘人，俱易外吏以去，京師《十可笑》中所云「翰林個個都外調」者是也。蓋霍、張俱起他曹，故痛抑詞林至此，楊丹徒自謂附張得計，未幾亦為張逐矣，此玉堂一時厄運，特假手於兩權臣耳。

【壬戌科罷選吉士】嘉靖自癸丑科選庶常之後，丙辰己未二科不選，至壬戌議定考館，奉旨定期。至日進士入試，其有時名得徑路者，俱相近鄰坐，磨墨濡毫，相顧談笑，預慶華選，而內閣擬題呈御覽，久之未出，忽傳御札下，閣臣披視，則於題之左御筆朱書四大字曰「今年且罷」。於是哄而散，其最負聲且先道地者數人，至擁被羞恨，旬日不敢見其同年云。蓋先是諸進士資金於中貴以賂分宜首揆，其儕類中有者不咸者，密奏於上，遂臨事中輟。世宗之神聖如此，其年之七月，分宜遂逐矣。

【鼎甲召試文】袁元峰少傅以次揆主嘉靖壬戌會試，是年不選庶常，唯一甲申少師時行、王宮保錫爵及故少傅余有丁在詞林而已。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玄諸醜章，以至館中高文大冊，悉召三門生至私寓代為屬草，稍不當意，輒萬色呵叱，惡聲繼之。余其同郡人也，至詁之曰：「汝安得名有丁，當呼為余白丁。」其傲慢無禮至此。有時當入西內直房供上筆札，竟扃門而去，亦不設酒饌，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，遂菜色而歸，以此為常，王相國每為余言之，尚頻蹙不堪也。袁所最當意者，唯吳中王百穀山人，以為異材，欲援之入誥敕房，如談相張文憲故事，可援以至卿貳，會袁卒不果。又有吳人王逢年者，袁亦欲援之，而逢年不堪其倨，竟移書辭之曰：「閣下以時文博會元，以青詞博宰相，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！」竟策蹇歸，袁大怒而無如之何。

【楊名編修】嘉靖壬辰楊名編修芳洲抗疏論汪鉉與郭勛等之欺罔，上下之詔獄。楊為蜀之遂寧人，汪遂指為故相新都公之姪，故為之報仇，擬大辟，蓋為己卸罪地，且以媚首揆永嘉也。會兵部侍郎黃敬齋宗明特疏救芳洲，上怒，並下之獄，加以慘刑。芳洲不為改辭，而敬齋辭亦不屈，上稍齊威，楊成覆唐衛，其年即赦之，令致仕；黃出為福建參政，尋召入為禮部侍郎，與汪同為卿貳。蓋汪為永嘉鳴吠不待言，而當時禮議諸公自桂、霍之外，如方西樵、席元山、黃敬齋、熊兆原諸公，皆表表自樹，無肯掃舍人門者。自是永嘉勢亦漸孤，不二年再罷，不復起矣。

【翰林散官】翰林官不論崇卑，其稱即稱大夫，俱結銜於本官之下，相沿既已久矣，而亦不盡然。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，廷試讀卷官侍讀學士吳惠等，俱先書奉直大夫，次書學士，及侍講江汝璧等先書承直郎，亦如之。至次榜戊戌科廷試，則詞林散官又在本職之下矣。至二十三年甲辰，彌封官左春坊司直謝少南自系官官，其結銜只宜如各曹之例，乃亦書承德郎於司直之下，此又不可曉矣。

【詞林拜太宰】閣臣之專用詞林，自嘉靖中葉始，迄今恰六十年，此誠偏枯不均之事。今年二沈相公並去，正擬擬立，言官因有內外兼用之議，其說真不可易，而旁觀者謂潛有所推戴，故建此議，未知確否。唯太宰一官，自來兼用內外，祖宗朝所不論，如世宗朝羅文莊欽順、嚴文靖訥、郭文簡樸，俱以翰林掌銓曹。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領吏部凡三年，則又穆宗朝近事也，何以禁史官不許拜。近癸巳年，吏部尚書缺出，首揆意屬羅宗伯萬化，時趙定宇用賢以左宰學士署銓，亦力任之，雖欲復詞林領銓盛事，亦從人望也。給事中朱爵起而爭之，謂破壞成例，且指次揆趙蘭溪、張新建私其同年，並譽羅之品格。首揆為王太倉，不勝忿恚，極口詆給事，朱雖謫去，而羅終不得用矣。給事所云成例，竟不知此例成於何時，蓋憤外吏之不得大拜，故藉此以鳴不平耳。此等建白，謂之存體面爭意氣則可，若雲愛惜人材通達國體，則未必然。

【交際】詞林交際最簡，其始入者，合衙門自政府以下至史官，各送賀儀分金七分，即書名於書儀之上，不具他柬，其以奉差謁補入者，具青布一端為禮，此先人在館時事，蓋沿襲先輩雅道，想至今尚不變，若他署則不及知矣。先王大父從省中外遷山東僉事，終養歸，後入補官，去國將二十年。時嚴分宜當國，故舊識也，以一紗二扇謁之，嚴欣然款接，受扇而卻紗，補任又其鄰郡分巡，始終相歡無他。蓋嚴雖黷貨，自是暮夜所入，其尋常交際，想當時皆然，不以為異也。二十年來，即平交必用二幣，至於四至於六，今且至八幣，而以他物如數侑之，謂之八大八小，不知始自何時。而當之者反以為俗套，不肯盡收，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

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，至黃白酒槍之屬別創異名，以避旁觀之目，掩屬垣之耳，如此惡俗，將何底止。

【翰林應制】今上大婚以後，留意文史篇什，遇元旦、端陽、冬至，必命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屬，間出內帑所藏書畫，令之題詠，或游宴即宜索進呈。至講筵尤為隆重，宴賞之外，間有橫賜。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楮墨。而禁燻法盟，亦時時及門。以後上朝講漸稀，宸游亦間，至今日而警蹕不聞聲，天庖不排當，歲時節序亦未聞有一二文字進乙覽，詞臣日偃戶高臥，或命酒高會而已，雖享清閒之福，而不蒙禁近之榮，似亦不如當時寵遇也。

【翰林官先奏事】本朝朝儀，凡早朝畢，各衙門以次奏事，待上親決，或引大臣面議，最後內閣輔臣職當承旨趨御前裁決。然以衙門五品隔在大寮之後，進退俱屬未便，始命每遇午朝，則翰林院先奏事，遂為成規，所以重輔弼體也。今午朝久不行，奏事亦廢久矣。今上丁亥年，因言官建議請復午朝舊制，不數日，上忽問內臣，若遇午朝正此時否？因而誤傳，內臣紛走，鐘鼓盡鳴，皇極門御座亦移正矣，一時侍從諸公奔趨入內，踉蹌失度，而上竟不出也。又國初早朝，輔臣與司禮監內臣對立於寶座，文皇晚年以病健忘，每命後官用事者立袞後，紀載問答聖語，輔臣金幼孜等，始避立丹陛之下，至成化間而仍移立於上。然在今日，則常朝禮訖，俱退步宮門，即班序上下，不深辨可矣。又記起居注古有郎、有舍人兩官，唐宋以來俱立螭坳，親聞天語。國朝無此官，至今始創設，以詞臣帶管，每視朝亦令同科臣侍立，今仍在本班行禮，未嘗別侍燕間，所謂起居注，不過講筵隨班侍文華殿，退而節錄各衙門章疏及所奉聖旨而已，與起居兩字毫無涉也。蓋國朝既以史官為宰相，又不以史職責成史官，非一日矣。

【庶常授官】丁丑館選，先人為選首，故事留補本局不必言，時沔陽費似鶴尚伊年少有雋聲，且屢考前列，當留無疑。己卯散館前閣試，江陵相出一論題，為李綱不私其鄉人，眾相顧失色，知費不得為史官矣。已而散館，費果出為給事中，於是次輔蒲坂之鄉人張元沖養蒙授給事，李順衡植授御史，三輔吳門之鄉人張慎吾鼎魚、萬涵台象春、史念橋繼辰俱授給事，無敢留者矣。是科江陵次子為榜眼，不會引嫌，獨於鄉人示公，何也？費尋外補僉事，丁亥京察，以浮躁謫居家，後起饒州府之推官，竟不赴。按，是科自史官科道外，授部屬者二人，循故事也，癸未科亦然。自丙戌至今，遂無科不選，散館日竟無一人為郎署，凡八科矣，豈諸庶常薄視列宿耶？抑握化爐者加意桃李也？典制久廢，必有起而正之者。嘉靖間唯乙丑散館無郎署，以前三科不選館，故特優之，戊辰則又遵故事矣。

【吉士散館】近來台省雄劇，覓出詞林上，每遇散館，諸吉士多顯望，留其輿皂，則計日以昀言路，唯恐為史官之隸人。此輩就中又以為府為第一，聞其賽願時，入台則用羊豕，入垣則用雞鵝，若留作編檢，僅用濁醪豆腐而已。今年值甲辰，諸君散館，有間窺於吏部門者，見諸隸互相詢答，一人問：「汝主拜何官？」，振聲應曰：「御史。」；又問一人，徐對以給事；最後問一人，垂首半日不應，苦詰之，第長吁「照舊」二字而已。適友人姚仲含受吏科，其顏色甚慘沮，因語以吏部所見，亦一為啟齒。

【丁未閩中詞林之盛】向來閩中無大拜者，唯永樂間楊文敏入閣，然不由翰林，此後二百年絕響矣。今上丁未科會試，大主考二人為楊荊岩道賓、黃毅庵汝良俱以禮右侍兼讀學入場，而李九我廷機以禮左侍兼讀學署部為知貢舉官，俱福建晉江人也，南宮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，此明興所未有。三月廷試則張瑞圖為探花，五月考館則林欲楫、楊道寅為庶吉士，又皆晉江人，至六月而李升尚書，福清葉從南少宰升禮〔部〕尚書，同日大拜，蓋八閩之盛際極矣。是科經房同考官檢討黃國鼎，亦晉江人，至己酉散館，林、楊二吉士俱留為史官，今皆顯重矣。

【戊辰詞林大拜】今上二十二年甲午，首揆王太倉請告，趙蘭溪代為政，時張新建為次輔，而陳南充、沈四明繼之，同事凡四人，皆戊辰詞館中人也，本朝至今從無此盛。四公在閣凡三年，而南充卒於位，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譴歸，趙、沈二公並列，又四年趙卒，至三十年壬寅而沈歸德始入，仍為乙丑科。蓋戊辰諸公在政地者幾十年，更無別籍中人，尤稱盛事，況前此則王山陰，後此則朱山陰、於東阿，俱登揆席，一榜七相，亦從來未有。

甲午之春，首揆趙以鼎甲起家，而會試第二名張為次揆，三名陸為三揆，四名沈為四揆，依序排連不差一名，尤奇。是科戊辰一甲狀元羅康洲、榜眼黃廷儀俱正位禮卿，探花趙澗陽為元輔，且俱得謚，亦可亞壬戌之盛。

【四六】四六雖駢偶余習，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，令取宋人所構讀之，其組織之工、引用之巧，今人擊節起舞。本朝既廢詞賦，此道亦置不講，唯世宗奉玄，一時撰文諸大臣竭精力為之，如嚴分宜、徐華亭、李余姚，召募海內名士幾遍，爭新鬥巧幾三十年，其中豈少抽秘聘妍、可垂後世者？惜乎鼎成以後，概諱不言。然戊辰庶常諸君尚沿余習，以故陳玉壘、王對南、於穀峰輩猶以四六擅名，此後遂絕響矣。又嘉靖間，倭事旁午，而上主酷喜祥瑞，胡梅林總制南方，每報捷獻瑞，輒為四六表以博天顏一啟，上又留心文字，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，別令小內臣錄為一冊。以故東南才士，縉紳則田汝成、茅坤輩，諸生則徐渭等，咸集幕下，不減羅隱之於錢鏐，此後大帥軍中亦絕無此風矣。今上壬辰平寧夏之役，其露布中云：「仿佛祿山之強，不滅宋江之勇。」蓋取山以對江，幾笑破土人之口，有人云：「何不取徐海之強以配宋江耶？」（海即徐明山，胡宗制所擒日本酋首也。）雖系戲言，實是確對。

袁文榮撰玄文，每命壬戌門人三鼎甲分代，而有時不給，其拜相以此，盡瘁亦以此。

【黃慎軒之逐】黃慎軒輝以宮僚在京時，素心好道，與陶石簣輩結淨社佛，一時高明士人多趨之，而側目者亦漸眾，尤為當途所深嫉。壬寅之春，禮科都給事張誠字問達專疏劾李卓吾，其末段云：「近來縉紳士大夫亦有奉咒念佛、奉僧膜拜、手持數珠以為律戒、室懸妙像以為皈依、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禪教者。」蓋暗攻黃慎軒及陶石簣諸君也。不十日，而禮卿馮琢庵琦之疏繼之，大抵如張都諫之言。上下旨云：「覽卿等奏，深於世教有裨。仙佛原是異術，宜在山林獨修，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，勿以儒術並進以惑人心。」蓋又專指黃，揮逐之速去矣。時康御史丕揚亦有疏，與馮疏同日上，則單疏參達觀及朝士附會之非。二疏同時填篋相和，張、康承首揆風旨不必言，馮宗伯非附四明者，特好尚與黃偶異耳。黃即移病請急歸，再召遂不復出，與陶石簣俱不失學道本相。

【詞林前後輩】詞林極重行輩，即前一科者，見必屏氣鞠躬，不敢多出一語，或苦其太拘。憶往年先人為史官，今晉江李九我宗伯入館，後二科而居址最近，臭味亦最洽，先人或得一鮮物，即邀與同酌，或折柬移之，李有一味亦然，毫無叮咛也。近日格套愈嚴，前後輩幾同師弟，而實情轉薄，相傾相軋，甚或嫉人顯彈隱刺，以自為速化地，欲如廿年前忘形相與，安可再得！

【四品金扇】故事，京朝官詞林坊局五品，即得用大金扇遮馬，其他須三品乘轎始用之，故太僕光祿皆得金扇，左右僉都雖雄貴，以尚四品張黑扇如他官。近年丁未以後，僉都忽自製金扇，每出皆屬目訝之，逾年則左右通政與大理左少卿亦用之，蓋以同為四品大九卿也。言官禮官無敢糾正之者，習見既久，今且以為固然矣。

【翰苑設教坊】教坊司專備大內承應，其在外庭，唯宴外夷朝貢使臣、命文武大臣陪宴乃用之，蓋沿唐鴻臚寺、宋班荆館故事，所以柔服遠人，本殊典也。又賜進士恩榮宴亦用之，則聖朝加重制科，非他途可望。其他臣僚，雖至貴倨如首輔考滿，特恩賜宴始用之，惟翰林官到任，命教坊官俳供役，亦玉堂一佳話也。猶記丙戌諸吉士入館，余隨先人同官入觀，時正承平盛時，禮數極盛，今二十年矣。按，宋世學士赴院，開封府點集優伶供應，至用女妓，況本朝止役樂工以供詞臣，非過也。若唐世學士上翰林，乃作弄彌猴戲，則怪矣。

【侍從官】宋朝兩府執政而下，最貴近者名侍從，自六部尚書雜學士以至龍圖等閣待制是也。以執政造膝之後，即召入諷議。故又名次對，如御史中丞、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、中書舍，人俱要劇，尚不在此數；若翰林學士則日直禁中，固不必言矣，或遇有大事大賈，則出旨必有侍從及中丞兩省兩制云云，蓋皆三品四品官，所以有大小從官之別，若右列必至觀察使以上始得比侍從，其重如此。本朝不列次對之名，蓋六卿事柄雄重，台長亦西漢亞相之職也，同宋之執政；而學士唯翰林及春坊有之，春坊大學士已久不除，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僅為翰林大老兼官，若待制則本朝固不會設也，以故筮仕得入史局，與外吏入諫垣，皆以侍從自居，人亦不尤其僭，殊失次對之義矣。竊謂部之貳卿、台之兩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長及其佐之四品者，詞林詹事、少詹、光學、祭酒、太常等

小九卿三品者，宜命為大從官；大理左右丞、通政二參議、翰林之講讀學士、坊局之五品，以及太常寺小九卿之貳登四品者，宜為次從官，以上俱得從閣臣、部堂、台長之後，論思於別殿，即經筵日講官俱於其中選用，其積資稱上意者，不時超拜揆地。則內既無詞臣專覬大拜之嫌，外亦杜庶寮巧圖爰立之望，似與孝宗朝劉大夏、戴珊等面議條旨故事相合。宋制雖不足法，然因以裨益聖政，陶鑄相材，亦或有補云。

【宮寮超贈】仁宗初即位，故宮僚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卒於官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文肅，命有司立祠祀之，仁宗親為文以祭，又追贈左春坊左贊善兼編修王汝玉為太子賓客，謚文靖。徐字好古，浙之天台人，起歲貢為桂陽州學正，遷國子博士以至今官，凡考鄉試者二，會試者二，此猶國初時有之事，獨贊善從六品超九階而贈宮保，且得謚賜祠，儲君親灑翰祭之，實為本朝所未有。王名璩，以字行，吳之長洲人，起鄉舉為應天訓導，進翰林五經博士，再進贊善兼檢討，坐事謫戍，時侍仁宗東宮，命特宥之，降為典籍，又復故官。後以應制作《神龜賦》名第一，時人忌之，構其罪又下獄死，至是贈祭諸恩俱備，蓋以從六品超七階而贈正三品，亦得謚，其恤僅稍亞於善述云。蓋當時禮重臣如此。

又，宣德元年，翰林侍講承直郎王璿卒。王字汝嘉，蘇之長洲人，永樂間舉明經，由訓導歷前官，嘗為《永樂大典》副總裁，主應天、廣西、廣東鄉試各一，考禮部會試者三，洪熙初，建弘文閣，與翰林學士楊溥等四人入直，蓋亦內閣輔臣也，而典故俱不載。汝嘉沒之日，殿閣大學士以下咸走哭。二公與楊東里同官，志銘俱出其手，其敘置最詳確。汝嘉、汝玉蓋從兄弟也，二王俱不由甲榜，而遭逢如此，可謂遇矣。

【從龍外遷】歷朝從龍舊臣，俱峻擢台閣，唯宣宗登極恩最為涼薄。如春坊中允林長懋者，至轉廣東鬱林知州，弇州書之以為不可解。余考長懋永樂十八年以編修侍皇太孫讀書，洪熙初轉中允，是為宮臣且六年矣，仁宗崩間至，從臣扈從太子赴京，而長懋辭以不便鞍馬，自以舟行，比至，則宣宗已登極，故有是遷，蓋上尚優容不加罪也。乃訟言宮僚遷擢同異不平，且以二弟一為部屬、一為監生，母老路遙，願改降繁難京職。上怒，下錦衣獄，終宣德一朝不釋，至英廟登極始赦出，令之故官，遂卒於任。然則長懋免於誅殛，亦幸矣。時宮僚中有司直郎張景良者，轉四川順慶通判，則不得其解矣。

【坊局】近年詞林遷轉，俱以坊局為重，若從本衙門遞轉，則怏怏見辭色，蓋因講讀俱為翰林屬官，而修撰以下俱史官，不得與揆地講客禮也。以故今上己卯應天主試，先中允而後侍讀，以至高啟愚山題有勸進之疑，不知祖宗朝殊不然。如永樂二年，李繼鼎以禮部儀制郎中兼右贊善，猶曰外僚也；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統戊辰鼎甲編修，至壬申已轉贊善，天順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閣辦事，蓋轉宮僚已六年，仍還本衙門，且兩官俱從六品，其重詞館如此。其他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，又不勝紀矣。

【宮僚兼官之異】世宗朝用人入詞林多不次，而兼職亦異，如夏文愍以翰林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，此特恩不必言，其他尋常兼官，如嘉靖二十年廷試讀卷官張治，直拜翰林光學士，則不當帶他職而兼右諭德；提調官孫承恩，以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是矣，又帶少詹事；掌卷官左副都御史胡守中本憲職也，而兼詹事府丞，蓋皆以宮官為重也。又，是年彌封官通政參議兼禮科都給事李鳳來，揆之祖制，是以堂官兼屬吏也，尤奇。

永樂間，楊士奇、金幼孜輩亦曾以光學兼宮寮，是時仁宗在東宮，特重其選，後館中久次者亦轉宮臣，然不復以大寮兼矣。世宗初立莊敬太子，每事仿祖宗行之，故宮官較前朝特異，末年亦漸不然，乃宮寮自此日重。昔成化初，黎淳以《英宗實錄》成，升庶子，力辭，願轉本衙門應得之官，其時猶未以坊局為榮也，今唯以早離史局為幸矣。

正統八年，胡儼以太子賓客、國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，卒於官。景泰間，以修通志成，閣巨商輅由兵部左侍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，尤奇。

【詞林知制誥】宋朝份內外兩制，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之，本朝獨歸其任於翰林。正統初年，特置學士一人司其事，其後廢不復設，至弘治七年，始簡命尚書或侍郎一人兼翰林學士，又內閣專典誥敕，需次大拜為輔臣，以故詞林中亦呼為閣老，其不得入相者十不一二人也。至嘉靖二十四年而廢之，但用講讀編檢諸史臣四五員分掌，以至於今。蓋相嵩新居首揆，惡知制誥大臣之逼，故設計去之。自史臣分領以來，各以葩藻見長，其辭采日盛一日，以逮數年來，如陶周望、董玄宰、黃平倩、湯嘉賓諸太史，咸命代才名，鼓其餘勇，駢麗詳縟，殫巧窮工，幾奪宋人四六之席，然揆之綸綍之體，或稍未然。

或云大僚司誥敕廢不設，始於張永嘉柄政時，是不然。

【王師竹宮庶】信陽王師竹孺宮庶，與先人最相善，且不拘詞林前後輩俗體，博洽虛心，過從甚密。其為庶常，值同館有以微嫌置吏部吏者，時蒲坂楊襄毅溥為太宰，聞之大怒，訴之江陵相公，蓋以俱江陵所取辛未榜中人也。江陵素嚴重蒲坂，議欲盡斥諸吉士為外寮，如張永嘉世宗朝丙戌、己丑故事，館司同州馬文莊爭之弗能得，諸吉士各絮語自明求免。王獨奮然起，願以身獨承之，且謂庶常辱揆吏，亦何罪可問？江陵憚其詞直，怒亦解，授官史局，以復建文帝號為請，且云景皇帝位號久復，而《英宗實錄》中猶書廢戾王附，名寶並舛，亦宜改正。今上稱善。英錄中故稱遂厘為景帝，而建文之號則暫已，蓋以事體大，難驟舉行，而識者固矧其議矣。尋轉宮洗，會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聖太后，拜合綺佛像諸密賜，心不自安，恐人議其以他途求速化也，尋遷庶子，即以病請急歸。時正冀其復出，而僅以下壽沒，然晚年耳稍聵，似亦難以登綸扉云。其家世為右列，有子延世，官參將，亦能文。

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揆也，在癸酉之秋，去散館止旬月耳。時吉士宋儒者，素與吉士熊敦樸有口語，乃譖之江陵。謂毆吏止熊一人。江陵信之，比散館，宋授禮部主事，熊授兵部主事，蓋有意抑之。熊有才名，館試亦屢前列，遠非宋比，即不留亦當掖垣，而得此官，乃諸吉士之殿也，意亦不無憤憤出怨望語，宋儒者因增飾之，又以譖於江陵，謂敦樸已具疏將劾蒲坂並及吾師相矣。江陵怒且恐，亟語蒲坂參之。蒲坂與敦樸父名過號南沙者相善，同年也，不便舉事，乃囑之熊堂官大司馬談二華倫參之，坐降調外任。稍有言其冤者，江陵乃召熊、宋二生面質，始知盡出宋捏造，宋亦遂遠貶，時去二人授官匝月耳。因思蒲坂、江陵二老俱一時高才巨公，何至為一刻本而修怨於吉士三十人，既用王太史一言而中寢，可謂能補過矣。又因宋儒讒說致熊敦樸兩遭蜚射，無端左官，人謂江陵英察，茲事則太憤憤云。

熊敦樸號陸海，從謫稍進為常德府通判。其地故江陵楚旁郡也，以公差入京謁江陵，江陵留之坐，溫語慰勞之，曰：「足下今漸進可喜，努力修職，峻擢不難，我詞林衙門痛癢相關，我此語亦出痛腸也。」熊徐起曰：「只恐老師未必痛耳！記得醫書云：『通則不痛，痛則不通』。請以二語驗之。」江陵為大笑歡劇而罷。熊後晉學使者歸，其父亦己丑庶常，以永嘉不愜，亦僅授主事，尤為異云。